

29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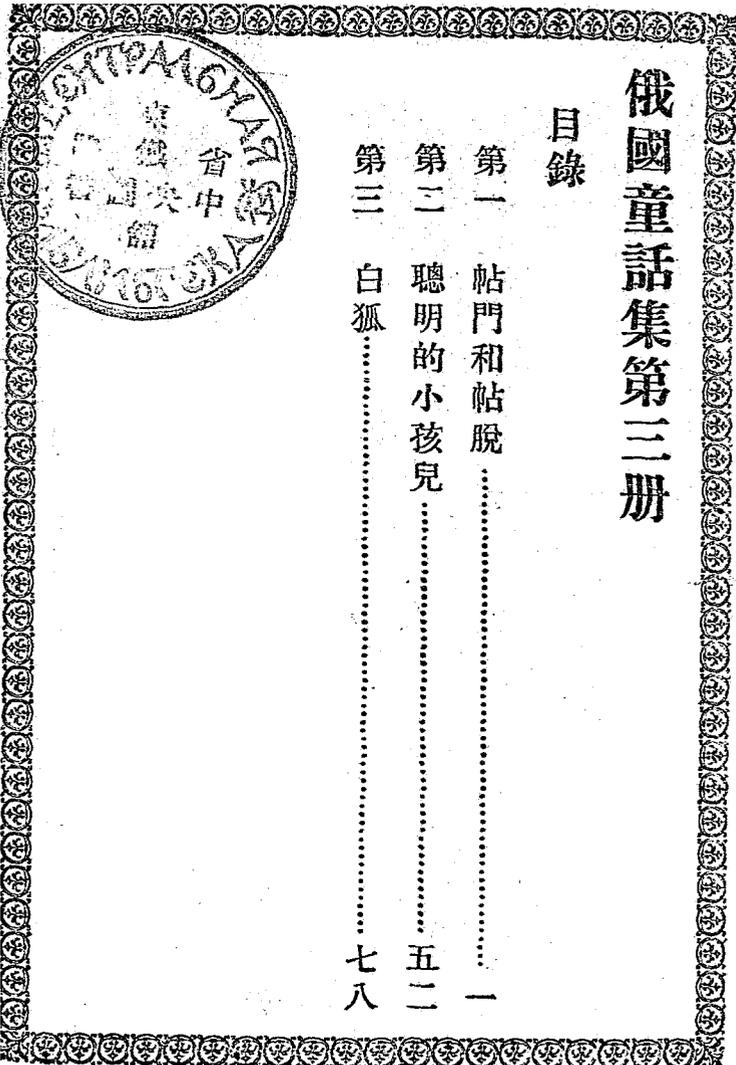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俄國童話集第三冊

目錄

- 第一 帖門和帖脫……………一
- 第二 聰明的小孩兒……………五二
- 第三 白狐……………七八

俄國童話集 第三冊 目錄



1091、

俄國童話集第三冊

第一 帖門和帖脫

古時候，有一個老農人，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帖門，二兒子名叫帖脫。兄弟二人，全娶過妻了。帖門沒有孩子，帖脫有一個兒子，還有一個養女。

有一年，帖脫到遠方做事了，在這個時候，老農人得了一場大病，在臨死的時候，因為帖脫沒在家，所以把全份的家產，全交給帖門了。老農人心想，帖門帖脫，是親兄弟，留下產業，當然是他們共同享用，所以沒替他們分開，他就死了。

帖門見老農人死了，當然痛哭不止，照例辦理喪事，辦完



喪事以後，把所有的產業，全歸了自己。過了多日，帖脫回來，聽說父親死了，很後悔自己出門，沒看見父親去世；因此大哭不止。帖門勸了半天，帖脫纔止住眼淚。帖門對帖脫說道：

「帖脫呀！父親臨死的時候，把所有的產業，全傳給我一個人了！」

帖脫說道：

「父親的產業，本來不一定要分給兩個人；父親既是把產業傳給你一個人，我們做兒子的，自然應當遵守。我仗著我的力氣，也可以養活妻子，我從此以後，就要自立家業了。」

帖門聽了帖脫的話，滿心歡喜，因為帖門獨占家產，很怕帖脫和他爭論；現在帖脫既不和他爭論，還要去自立家業，所

以他非常歡喜。他明知帖脫已經拿定主意，他又假意挽留一番，帖脫執意不肯。過了幾天，帖脫便租了一所房屋，帶著妻子和養女，遷移過去。從此以後，帖門帖脫兄弟二人，便算是分居了。

帖脫自從分居以後，每日用一匹瘦馬，拉一輛破車，到山林裏砍柴，運到市上去賣；賣得錢來，購買米麵，一家人勉強餬口。他一家的生活，總算是困難極了。

帖脫的生活，雖然非常困難；帖門却一天比一天闊綽了。祇因他承受了全份家產以後，用心用力的經營，所以他日漸闊綽。若是和帖脫比較起來，真是天地懸隔了。

本村的人，聽說帖門獨霸家產的事，人人都抱不平；及至

看見帖脫困難的狀況，因為可憐帖脫，越發議論帖門。都說他祇知愛惜錢財，不知愛惜手足。村子裏人多嘴多，你也批評，我也議論，彷彿成了本村一個重大的問題了。後來村子裏幾個富人，因為這件事，竟開了一回會議，第一個人說道：

「帖門不願手足，獨霸家產，這是一件最不平的事！我就不懂那帖脫怎麼竟會忍受呢？」

第二個人說道：

「帖脫爲人，向來忠厚老實，實在可佩服啊！」

第一個人又說道：

「帖脫固然是忠厚，固然是可佩服，那麼帖門呢？」

第三個人說道：

「帖門哪？他簡直是無恥！」

第一個人又說道：

「他簡直的是狠心！」

第三個人又說道：

「是呀！他弟弟那樣的窮苦，他沒有一點可憐他的意思，他豈不是狠心嗎？」

第四個人說道：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我們應當維持公理！」

第一個人又說道：

「那是一定的！我們應當出頭干涉！」

第二個人又說道：

「那可不好，我們是無權干涉的！」

第一個人和第四個人，又一齊說道：

「怎麼無權干涉？」

第三個人又說道：

「那樣無恥的人，我們還不可干涉嗎？」

第二個人又說道：

「大家仔細想一想！這件事，是他們家裏的事。帖門霸占了財產，帖脫並沒和他爭論，我們焉能干涉呢？大家要知道！這件事，專是帖門和帖脫兩個人的事喲！」

第一個人又說道：

「你說的也很是！我們何不勸帖脫和帖門去爭論，然後

我們幫助他；這樣辦法，總是應當辦的罷！

第四個人又說道：

「那不是太和平了嗎？」

第三個人又說道：

「對待那樣無恥的人，還用這和平方法，恐怕不濟事罷？」

第一個人又說道：

「我們先勸帖脫去罷！隨後我們幫助他就是了！和平，我想到末了，還是不能和平啣！」

第三個人和第四個人又說道：

「和平不和平，暫且不要管他，我們先勸帖脫去罷！」

第二個人搖著手說道：

「不行！不行！」

大家聽了，一齊問道：

「怎麼還不行呢？」

第一個人又說道：

「唉！你是上年紀的人了！遇見應辦的事，總是退縮；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必要怎麼樣纔行呢？」

第二個人說道：

「諸君哪！我並不是因為上幾歲年紀，就遇事退縮呀！大家仔細想想！我們要勸帖脫去和帖門爭論，那帖脫肯去嗎？」

大家齊聲說道：

「他怎麼不肯去呢？」

第二個人又說道：

『我實對你們說！他若是肯爭論，等不到現在，在帖門和他說傳受財產時候，他就應當爭論；他在那個時候，既然不肯爭論，到了現在，他還肯爭論嗎？』

大家聽了，全覺著有理，所以大家全默默無言；等了半天，第一個人說道：

『那麼，我們應當怎麼樣呢？』

第二個人說道：

『據我的意思，我們大家湊些個錢，借給帖脫，教他做資本，去做生意；他做幾年生意，漸漸的也就富足了。這樣辦法，不但成全他的事業，並且成全他的名譽，這是再好沒有的了。但

有一節……」

大家聽了，齊聲說道：

「你說的辦法，很好！很好！就這樣辦罷！湊錢！湊錢！」

大家一商量，共合湊了三百塊錢，打算就教第二個人，給帖脫送去。第二個人說道：

「我剛纔說的話，還沒說完呢！這種辦法，雖然很好，但是帖脫是一個極謹慎的人，我想他未必肯受我們的錢，他若是不受，可怎麼辦呢？」

大家聽了，又思索了半天。第一個人對第二個人說道：

「我有主意了！但是你祇管給他送去！他若是收了更好，他若是不收，你就把錢拿回來交給我，我總能教他收下就是。」

了。」

大家商量定了以後，第二個人拿著三百塊錢，去訪帖脫，對帖脫說道：

「現在同村的人，因為你生活困難，全很替你著急，並且佩服你的品行，所以湊了三百塊錢借給你用。你有了這三百塊錢，便可做資本營商業了。我知道你經營商業，一定發財，這是可以預賀的了！」

帖脫見同村的人這番厚意，心中非常歡喜，又非常感激；但是他覺著這三百塊錢，是收不得的，所以他對那第二個人說道：

「我平日一點好處也沒有，承大家這樣的錯愛，我心裏

是感激極了！但是這三百塊錢，祇好心領，不敢實受，請先替我向大家道謝，我將來還要到各位的家裏道謝去呢！』

第二個人見帖脫推辭不受，便說道：

『這是大家一番誠意，你務必收下罷！』

帖脫說道：

『大家的美意，我已經明白了！但是我不會經商，倘若把資本用完，我用甚麼償還諸位呀？』

第二個人說道：

『你就是不能償還，大家也不能向你追索，大家的真意，本來是贈送你的，恐怕你不肯收受，所以說借給你用。我想你一定能經營商業，斷斷不會折本，你就是折了本，也不用你償

還，你就收下罷！」

帖脫聽了，心裏是感激極了，但是不肯收這三百塊錢。第二個人說了半天，帖脫執意不肯。第二個人無法，祇好拿著三百塊錢，去訪第一個人去了。他們見了面，第一個人先問道：

「那個錢，他收下了麼？」

第二個人搖著頭說道：

「他不肯收，我就知道他必不肯收，我和他說了半天，他執意不肯。現在已經把錢拿回來了，你還有甚麼法子嗎？」

第一個人說道：

「我有法子，我不日就要遠行，藉這個機會，我一定教他收下，你把錢留在這裏就是了。」

兩個人商議定了以後，第二個人把錢留下就去了。過了兩天，帖脫又到山林去砍柴，他正在砍柴之際，忽見路上來了一個同村的人，就是前邊說的那第一個人；他騎著馬，帶著行李，見了帖脫，便跳下馬來說道：

「帖脫哥！我遇見你巧極了！我正要到遠方做事去，偏巧在路上，遇著一個債主，他還了我三百塊錢；我帶著錢行路，很覺不便，想把牠送回家去，又要往回走，非常的討厭；可巧遇著你了，真是巧機會，我求你替我存著罷！你若是想做生意，祇管使用，不必客氣。我過幾年纔回來呢！等我回來的時候，你再還我。這是我託付你的事體，大約你決不推脫罷？」

第一個人說完，立刻把三百塊錢的錢包，拿了出來，硬交

給了帖脫，帖脫接過錢包，正要說話，那第一個人不等他說話，連忙跳上馬去，說道：

『我忙的很，咱們過幾年再會罷！』

第一個人說完，在馬上打了一鞭，那馬就飛跑去了。帖脫拿著三百塊錢來，心中想道：

『噫呀！他把這錢託我替他存著，這可是一件困難的事！藏的不嚴密，就許被賊偷了去，交給女人收著，又怕她使用了，這可怎麼好呢？』

帖脫想了半天，好容易想出一個法子來，連忙跑回家去，他到了家一看，妻子全沒在家，便把錢包拿出來，藏在房簷下邊一個瓦罐裏，又在瓦罐上蓋了些泥土，蓋完了之後，又在左

右看了兩遍，他心中想道：

「我想這裏是很嚴密的了！不論是誰，也想不到這裏有錢罷？」

帖脫想罷，又折回山林去砍柴，砍完了又到市上去賣，及至回到家裏，比較往日晚的多了。他到了家，先要看一看那瓦罐。他在簷下，看了半天，也沒看見瓦罐。他見瓦罐沒有了，不由得驚慌，便向他妻問道：

「簷下放著的那瓦罐，那裏去了？」

他的妻說道：

「今天因爲你回來晚了，預備晚飯，又沒有錢，可巧來了一個收買物品的商人，我就把牠賣了。」

帖脫一聽，非常著急，便嚷道：

「噯呀！這可糟了！」

帖脫說完，默默無言，急的他直要哭。他的妻見他這個樣子，也覺著奇怪，便向他問道：

「賣去一個瓦罐，也值得這樣著急嗎？」

帖脫說道：

「那瓦罐原不要緊，但是那瓦罐裏有錢哪！」

他的妻問道：

「瓦罐裏怎麼有錢呢？」

帖脫便將同村的人存錢的話，對他妻說了。他妻一聽，不由得大怒，說道：

「你爲甚麼把錢藏在那裏，並不告訴我？爲甚麼有錢不交給我？你若是把錢交給我，又何至如此呢？」

他的妻說完，又是心疼，又是有氣，因此不住的流淚；帖脫也是急的直哭。到了此刻，沒有法子，祇好慢慢的積蓄，設法賠償罷了。

到了第二天，帖脫正在山林砍柴，忽然又見一個同村的人，手中拿著五百塊錢的鈔票，騎著馬跑來。這個人見了帖脫，立刻跳下馬來。他說的話，和昨天那個人說的話一樣；也說是要到遠方去，把五百塊錢，託付他存著，並且囑付他，祇管使用。這個人說完，硬把鈔票，交給帖脫，跳上馬去就跑了。這個人是誰呢？原來同村的人，聽說送給他的三百塊錢，隨著瓦罐賣了，

所以大家商量了一回，又湊了五百塊錢的鈔票，仍然用昨天的法子交給他，這原是村子裏的人的一番義舉；誰知道帖脫真正倒霉，他接過鈔票來，一時沒有地方收藏，順手就放在帽子裏了。他把鈔票放在帽子裏以後，依舊在那裏砍柴，正在這個時候，忽然飛了一隻烏鴉來，抓住他的帽子，就飛的沒影子了。

帖脫見帽子被烏鴉抓去，那鈔票自然是隨著抓去了。帖脫抬起頭來，向四面尋找那烏鴉，怎麼找也找不著。帖脫到了此刻，反倒不著急，祇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罷了。

同村的人，給帖脫送了鈔票以後，以為他必要做生意，從此就要發財了。誰知等了多日，連一點消息也沒有，因此大家

把這件事也就攔起來了。

有一天，帖脫又趕著破車，到山林裏去砍柴，這一天因為出門稍遲一點，所以砍完以後，天已經大黑了。帖脫心中想道：「唉！天已經黑了，我若是在黑夜裏回家，就許遇著豺狼虎豹，這可怎麼好呢？」

帖脫思索了半天，到後來決定宿在林中，等到天亮以後，再回家去。帖脫想罷，先把車馬安放在樹林深處；自己尋了一棵極高的大樅樹，爬上樹去，尋著兩根老幹交叉的地方，他打算臥在那裏，就要睡覺了。但是心中害怕，恐怕自己的馬被野獸喫了，又加著不慣在樹上睡覺，所以他始終睡不著。

帖脫臥在樹上，直到深夜，也沒睡著。正在這個當兒，忽見

來了一羣強盜，共合是七個人；他們全騎著馬，攜帶著皮包，口袋，手箱等等物件，來到樅樹的附近，一齊跳下馬來。其中一個人，走到一塊平整的地面上，口中說道：

「寶藏穴，急速開！衆位兄弟大發財！」

這個強盜說完了，祇見地面上，吱的一聲，忽然開了兩扇門。衆強盜一看，一個一個的，全拿著皮包，口袋，手箱等件，走進地穴。不大的工夫，全都空手上來，仍是



剛纔那個強盜，對著地穴的門又說道：

『寶藏穴，急速關！衆位兄弟皆平安！』

這個強盜說完，又聽那兩扇門，吱的一聲，自己就關閉了，仍和尋常的地面一樣了。衆強盜向四圍看了一看，一齊上了馬，不知何處去了。

帖脫在樹上，把這些事，全看見了。他心中想道：

『這一羣人，是做甚麼的呢？那地面，怎麼一說那幾句話，就能自己關閉呢？這是一件新奇的事，我要調查調查，我若是說那幾句，大約也能自然關閉罷？我何妨試一試呢？』

帖脫想罷，便從樹上爬了下來，對著地面說道：

『寶藏穴，急速開！衆位兄弟大發財！』

帖脫說完，那地面果然吱的一聲，開了兩扇門。帖脫走過去，向地穴裏一看，並不黑暗，彷彿是點著燈一般。但見順著地穴，砌著一層一層的石梯。帖脫看罷，便順著石梯往下走，走到石梯盡處，見旁邊有一間很寬敞的大庭，牆壁棚頂，全是用石頭造成的。地下堆著箱子口袋甚多，打開一看，裏面裝的全是金銀珠寶。帖脫看了，心中大喜。他到此時，已經知道這是強盜收財物的地方；因此一推想，便知道剛纔那七個人，是一夥強盜了。

帖脫對著地穴裏的金銀珠寶，思索了半天，又想取這項財物，又不敢取這項財物；到了後來，還是決定取了。他便把金銀珠寶，取了幾口袋，全都搬出地穴，然後對著地穴的門說道：

『寶藏穴，急速關！諸位兄弟皆平安！』

帖脫說完，那地穴便關閉了。帖脫見地穴關了，連忙到樹林深處，把車馬拉了過來，把車上的柴草取下來，把金銀珠寶，放在車上；又在金銀珠寶上面，蓋上一些柴草，然後趕著車就回家去了。

帖脫走到家裏，天還沒亮。他的妻因為他沒回家，正在著急，也沒睡覺，她聽見門外車聲，想必是她丈夫回來，連忙走出來一看，果然是她的丈夫，她便對她丈夫說道：

『滾呀！你可回來啦！你再不回來，就要把我急死了！我以為你從樹上掉下來，受了傷啦，或是遇著野獸啦，滾呀！可把我急壞啦！你到底因為甚麼到這個時候纔回來呀！』

帖脫說道：

「你先不要問！你趕快幫著我，把車上的東西，搬進去罷！」
帖脫同他的妻，把金銀財寶，搬完以後，休息了一會兒，纔把遇著強盜開地穴的話，對他妻說了一篇。他的妻聽了，自然也很歡喜。到了第二天，帖脫心想這樣的事體，雖然不可告訴旁人，却應當告訴自己的親哥哥；因此跑到帖門家裏，把他昨夜發財的事，對帖門說了一遍，隨後又接著說道：

「……那地穴裏，還有無數的財物，我想再去一趟，所以來通知你；你若是願意去，你就跟我一塊兒去，你想好不好？」
帖門本是貪財的人，他見帖脫勸他同去，他焉有不去之理，他連忙說道：

「我同你去！我同你去！咱們立刻就去！」

他們兄弟兩個人，喫完了早飯，每人趕著一輛車，直奔那樹林子裏去了。他們走到地穴旁邊，帖脫便說道：

「寶藏穴，急速開！諸位兄弟大發財！」

帖脫說完，那地穴的門就開了。帖脫見地穴的門開了，便帶著帖門順著石梯走下去。祇見那大庭裏的金銀珠寶，還堆著許多，他們用口袋裝上財寶，一趟一趟的，往地穴外邊搬運。帖脫搬了幾口袋，放在車上，他以為已經够了，所以他想要回去，便對帖門說道：

「哥哥！咱們拿的不少了！若是再多，那馬就拉不動啦！咱們回去罷！」

帖門是貪財的人，前面已經說過，他見了這些財寶，恨不得全把牠搬去；他那裏肯回去呢？所以他聽見帖脫勸他回去，便說道：

「你等一等，我再搬一袋。」

帖脫等他搬了一口袋，他又下地穴去搬，一連搬了三口袋，他還要下去搬。帖脫又對他說道：

「哥哥！咱們回去罷！你看一看，天已經不早啦！」

帖門到了此刻，已經被財迷住了，那裏肯捨呢？所以他見帖脫催他，他還嫌煩，他對帖脫說道：

「你若是想回去，你先回去就是了！我隨後趕你去，你先走罷！」

帖脫說道：

「那麼，我先走啦！你搬完了以後，你就說：『寶藏穴，急速關，諸位兄弟皆平安。』你這樣一說，那地穴自己就關閉了，你可不要忘了！」

帖門說道：

「是啦！」

帖脫自己趕著車回家去了。這地穴裏，祇賸下帖門一個人，他還是不住的搬運，他心中想道：

「這一回，我把所有的財寶，全搬了去就得啦，若是賸一點，豈不可惜嗎？」

帖門想罷，仍是搬運不止；此刻天要黑了，他也不知道他

正在搬運之際，忽然來了一個強盜頭目，帶領著三四個強盜；他們見地穴的門開了，又見地穴旁邊，放著一輛車，在車上堆積許多的口袋，彷彿一座小山似的。衆強盜看了，正在喫驚之際，祇見帖門搬著一個口袋，正從地穴裏走出來。衆強盜看了，人人大怒，其中有一個年輕的強盜，看見帖門，尤其有氣，拔出刀來，對著帖門就是一刀，強盜頭目一見，連忙攔阻，說道：

「你不要殺他！我還要問……」

強盜頭目說的已經遲了，將說到此處，帖門的頭顱，已經掉下來了。強盜頭目又對那年輕的強盜說道：

「你爲甚麼不問他的口供，就殺了呢？你們趕緊查點財物罷！」

衆強盜聽了，把車上的財寶，又搬運回來，合在一起，查點了一回，遺失了許多。強盜頭目見遺失了財寶，越發責備那年輕的強盜說道：

「遇見這一類的人，就應當把他捉住，問他姓名住處；就是遺失了財物，也容易查找。你冒冒失失的，把他殺了，將來想要查找，豈不費事了嗎？」

強盜頭目越說越氣，把那年輕的強盜，打了一頓，隨後派人看守地穴。又把帖門的車拆毀，又在帖門的馬胯上，打了兩鞭子，把他打跑了。諸事安排妥當，那強盜頭目，便改了裝束，到各處查訪財寶的下落去了。

再說帖脫回家以後，把拉回來的財寶，全都收藏起來。到

了第二天，聽說帖門並沒回家，他的馬却自己回來了。帖脫心中一想，知道是凶多吉少。他一聲沒言語，仍照每日一樣，趕著車到山林去砍柴，其實爲的是探聽帖門的消息。他到了樹林子裏一看，祇見帖門的死屍，躺在地下，那腦袋却另拋在一邊。帖脫看了，不由得要哭，但是他知道這裏是危險地方，連忙忍住眼淚，偷偷的把帖門的死屍和腦袋，搬到車上，又砍了些柴草，蓋在上面，急急忙忙，跑到帖門的家中去了。

帖脫到帖門家中，見了帖門的妻，把尋著死屍的話說了一遍。帖脫說完，不住的痛哭。帖門的妻，也是痛哭不止。叔嫂二人，哭了半天，隨後就商量辦理喪事。過了兩天，出殯下葬。帖脫把哥哥葬埋了以後，非常的悲傷，他便到一家茶館裏喫茶，爲

的是消愁解悶，但是他一邊喫茶，一邊嘆氣。正在這個當兒，祇見對面的座上，有一個紳士，很像一個上等社會人，在那裏喫茶。這紳士是誰呢？大約可以猜的著，他就是那強盜頭目，扮做紳士模樣，在這裏查訪財寶的下落呢。他看見帖脫面帶愁容，不住的嘆氣，他便對帖脫說道：

「你爲甚麼如此嘆息呢？」

帖脫說道：

「唉！祇因我有一個哥哥，他前天到樹林裏去砍柴，也不知被甚麼人殺了，今天纔出殯；我就爲這件事嘆息喲！」

強盜聽了，心中略微的想了一想，然後做出憐憫帖脫的樣子來，對他說了許多的安慰言語，隨後又問道：

「你哥死了以後，家裏還有甚麼人哪？」

帖脫說道：

「唉！可憐哪！我哥哥死了以後，他的家裏就贖他的妻一個人了。」

強盜說道：

「啊呀！可憐！可憐！他的家業，怎麼樣呢？」

帖脫說道：

「他的家業還不壞，贖一個寡婦，足夠度日的了。」

強盜說道：

「你哥哥叫甚麼名字呀？」

帖脫說道：

「他叫帖門。」

強盜聽了，假裝做出喫驚的樣子來，說道：

「啊！就是帖門啊！他是我的朋友啊！我來到這裏，心想著辦完事，還要訪他去呢！怎麼他竟被人害了呢？噫呀！真教我傷心哪！」

強盜說完，又做出悲傷的樣子來，對帖脫說道：

「帖門的住宅，在甚麼地方，你能够告訴我麼？我很想認識他住宅的門。」

帖脫說道：

「這件事不難，我可以同你到那裏，把他住宅的門，指給你看。」

兩個人說完，付了茶錢，一同出了茶館。帖脫把強盜引到帖門的門前，對強盜說道：

「這就是帖門的住宅！」

強盜聽了，在門前看了一看，隨手從懷中取出一根粉筆來，在門上畫了一個兩重的圓圈。帖脫不明白他畫圈的意思，便向他問道：

「你在這門上，畫一個兩重的圓圈，做甚麼用呢？」
強盜說道：



「你問我爲甚麼畫那圈子呀？我和帖門是好朋友，我過兩天，打算到他家裏來，安慰他的妻，我恐怕再來的時候，忘了他的門，所以畫一個記號。」

帖脫說道：

「哦！原來爲這個呀？你和我哥哥，真算是好友啊！」

強盜說道：

「帖門在世的時候，我和他實在是相得；他既是死了，我應當安慰他的家人哪！我還要問你，你在那裏住家呀？」

帖脫說道：

「我的家呀？就是對面那個破門啲！」

強盜說道：

「哦！就在對面哪？」

強盜說完，便走過去，在帖脫的門上，也用粉筆畫了一個兩重的圓圈。帖脫看了，便問道：

「你爲甚麼，在我的門上，也畫一個圈呢？」

強盜說道：

「我爲的是留一個記號。我看你非常的好，我想和你交朋友，過兩天我一定來訪你。到了那個時候，你就明白了！啊哈哈哈哈哈！」

強盜說完，別了帖脫就走了。帖脫回到家中，對家中人說道：

「我今天遇見一個人，打扮的很是闊綽。這個人非常的

有趣，他爲認識人的住處，便在人住宅的門上，畫一個記號。這個人非常的熱心，他聽說帖門被殺，立刻露出憐憫的樣子來。你們想想！像這個人，豈不是一個又熱心又有趣的人嗎！

帖脫說完，他的妻和他的兒子聽著，全不甚注意。惟獨他的養女，是一個十一歲小姑娘；聽了帖脫的話，覺著奇怪，她思索了一時，然後對帖脫說道：

「父親哪！您真以爲這個人，是一個熱心人嗎？您若是這樣想，那可錯了！我想他必是強盜！殺我伯父的就是他！他必因爲遺失了財物，所以來到這裏查訪。噫呀！今日夜間，非常危險！我想他今夜必到這裏來！父親想我說的話對不對？」

帖脫聽了養女的話，自己又思索了一番，果然覺著那

強盜的像貌，彷彿熟識似的，便說道：

「你說的很有理！他如果真是強盜，那可糟了。這樣說起來，我們的性命，全很危險哪！這可怎麼好呢？」

養女說道：

「父親不要著急！咱們總要想對付的方法，但不知那強盜在門上畫的是甚麼記號？」

帖脫說道：

「他在你伯父的門上，和咱們的門上，全畫了一個兩重的白圈。」

養女聽了，心中略微的思索了一番，然後說道：

「他既是在我們兩家門上，畫了白圈，最好是在本巷的

街門上，一律畫上白圈；這樣一辦，他們雖然前來，也分不清那一家的白圈，是他畫的了。父親想怎麼樣？」

帖脫說道：

「我本來沒有主意，你既是想出這種對付的方法來，姑且試一試罷了。」

養女拿了幾枝粉筆，走出家門，從東頭走到西頭，把本巷裏所有的門上，一律畫了一個兩重白圈；畫完以後，便回家去了。

再說那紳士打扮的強盜頭目，別了帖脫，便聚集同夥的強盜，議定到了夜間，一同攜帶兵器，到帖門和帖脫的家中，劫奪財寶。大衆商議定了，到了夜深的時候，便一同起身，來到巷

中一看，祇見家家門前，全畫著一個兩重白圈，竟分不清那是帖門和帖脫的家門了。強盜頭目看了，知道帖脫已經醒悟，並且深夜之間，無法尋找，祇好帶領著衆強盜，空手而回。

強盜頭目，帶著衆強盜，回去以後，大衆問道：

「我們今天前去，空手回來，以後應當怎麼樣呢？」

強盜頭目說道：

「我想帖脫的家中，必然有聰明人，替他籌畫計策。我們以後，更須加倍的留神！將來奪回財寶，也要用一點計策纔成。現在我已經想出計策來了，暫且不便說明。容我再去探訪一番，然後照我的計策去辦，一定可以成功了。」

強盜頭目，和衆強盜說完了以後，一時全都散去。那強盜

頭日，到了第二天，又去查訪，並沒費事，就把帖脫的住宅訪著了。他詳細的記在心中，立刻回去，聚集同夥的強盜，說明了他的計策。大家聽了，全都贊成，又過了一天，他們就照計施行了。

再說帖脫的家裏，起初聽了養女的話，人人擔驚害怕；後來見強盜沒有動作，大家也就慢慢的放心了。過了兩三天，恰當天將黑的時候，忽聽門外有人叩門。帖脫聽了，走出去一看，祇見一個販油的商人，趕著車馬，在車上載著七個大油篋。帖脫看了，向那商人問道：

「你是做甚麼的呀？」

商人說道：

「我是販賣麻油的商人，今日因爲天晚了，打算在你老的宅裏，借宿一夜；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帖脫說道：

「可以！可以！不過我的房屋狹小，又因爲家中貧窮，恐怕應酬不能周到；你如果不棄嫌，就請進來罷！」

商人聽了，非常歡喜，連忙把車馬趕到院中；隨後同著帖脫，到屋中落坐。帖脫同商人談了半天，彼此非常的投契。帖脫便叫家中人，給商人預備晚飯。帖脫的養女聽了，走到院中一看，祇見車上放著七個油篋，祇有一個篋開著蓋，裏面確是有油；其餘的六個篋，均封蓋的很嚴。養女正在觀看之際，忽聽篋裏彷彿有呼吸的聲音，仔細一看，但見每一個篋上，全有一個

圓窟窿裏面的油，却流不出來。養女看了半天，覺著奇怪，便用手在簍上拍了兩拍，聽著唼唼的聲音，可以斷定裏面沒有油。祇因她一拍，那簍裏全顯出有人轉動的聲音，因此她知道簍裏一定有人。她又看了一眼，然後跑到帖脫面前，眼睛看著商人，口中向帖脫問道：

「父親教我們給客預備晚飯嗎？」

帖脫說道：

「不錯的，天已不早了，務必趕快的預備！」

養女說道：

「預備甚麼飯呢？」

帖脫說道：

「不論預備甚麼全可以，總是要預備好一點的。」

養女一邊答應著，一邊就去了，她心中想道：

「那裏來的油商呢，明明又是那強盜來了，我先不必對父親母親說，等我把他們治了以後，再說罷。」

養女想罷，便教她母親預備晚飯。帖脫陪著商人喫完，就回到自己屋中，睡覺去了。

這販賣麻油的商人是誰呢？果然被那小姑娘猜著了，他就是那強盜頭目裝扮的。他把六個強盜裝在油篋裏，爲的是到了夜間，一同下手。這便是強盜頭目定的計策；誰知還沒施行，又被那小姑娘看破了。

帖脫的養女，見大家都睡覺去了，她一個人，走到廚房，把

滾水壺，提了出來，對著那油箕的窟窿，往裏灌水；每一隻灌三壺滾水，把油箕裏的六個強盜，活活的全燙死了。她灌完了水，一聲也沒言語，偷偷的回屋裏睡覺去了。

那強盜頭目，到了半夜，知道全都睡著了，他便走到院中，對著油箕，輕輕的呼哨，但是沒有人答應。他心想衆強盜必是在箕裏睡著了，因此走過去，把箕蓋揭開一看，祇見箕裏，熱氣騰騰，全盛著滾水，六個箕全是一樣，箕裏的人，已經燙死許久，沒有法子救了。強盜頭目看罷，又是恨，又是怕，便輕輕的套上車，拉著油箕，離了帖脫的家門，用鞭子催著馬快跑。他們一共來了七個人，現在得活命回去的，祇賸他一個人罷了。

自此以後，帖脫家裏的人，人人害怕，那養女對帖脫說道：

「現在和強盜結了深仇，他一定要來報復，咱們在這裏居住，非常危險。據我的意思，總是遷移到旁的地方居住去罷。」

養女屢次的這樣說，帖脫總覺著本村的人，待他很好，他總是捨不得同村的人，所以猶疑不定，一味的遷延。過了幾天，那強盜頭目，果然又來了。他這一次是扮成一個軍人模樣，前來借宿。帖脫因為他改扮的甚巧，所以認不出他是強盜頭目來；竟把他請到屋裏，還給他預備晚飯。養女藉著給他送飯，走到他的面前，仔細的看了一番，認定他是強盜頭目；不過他裝扮的十分巧妙，不容易辨認罷了。養女看罷，等到臨睡覺的時候，偷偷的對帖脫說道：

「父親哪！您可要留心哪！今天來的那個軍人，還是前次

來的那強盜改扮的啣！」

帖脫聽了養女的話，不甚相信，養女說道：

「父親，如果我不信我的話，我今夜同父親，在一個屋裏睡，倘若有些危險，我也可以幫助一點。」

養女說完，便拿了一把很鋒利的斧子，放在枕邊。她雖然很困倦，但是她決不敢睡。到了半夜，忽聽屋門外邊，有極輕的腳步聲音。她立刻拿起斧子來，走到窗邊，向外窺探，祇見那個軍人打扮的強盜，躡足潛踪的，直向屋門，走了過來。她看罷，也不聲張，便藏在屋門後邊。不大的工夫，祇見那屋門輕輕的開了，那強盜在黑暗中走了進來。養女在強盜的身後，舉起斧子，對準強盜的頭顱，砍了下去。那強盜毫沒防備，一斧子就被養

女砍死，倒在地下了。

養女砍死強盜，便把帖脫叫醒。父女二人，把強盜的死屍掩埋了。帖脫因爲養女又勸他遷居，他便決定主意，遷移到遠方去了。

帖脫遷居以後，先買了一所舊房屋，從新修理，添蓋新房，又買了許多地畝，他居然成一個闊人了。有一天帖脫正在門前站著監工，恰巧走過兩個行路的客人來，對著帖脫，看了一眼，然後說道：

「你是帖脫嗎？你在這裏做甚麼呢？」

帖脫聽了，抬頭一看，原來是舊日同村子的人；一個是送給他三百塊錢的，一個是送給他五百塊鈔票的；他們兩個人，

在遠處經商，現在打算還鄉，所以從帖脫的新居門前經過。帖脫見是自己的同鄉，連忙向兩個人答話，把兩個客人請到客廳落坐。帖脫先向兩個客人，謝他們借給錢財的美意，隨後又把怎樣把錢裝在瓦罐裏賣了的話，以及烏鴉抓去鈔票的話，對兩個客人，說了一遍。兩位客人說道：

「你爲甚麼遷居到這裏來呢？」

帖脫又把遇見強盜發財，以及和強盜結仇的話，說了一遍。兩個客人聽了，滿心歡喜，全說帖脫向來忠厚老實，所以得此善報。帖脫因爲兩個客人，既是同鄉，又是曾經幫助他的人，他故此大擺筵宴，請兩個人喫喝，並極力述說感謝的意思。喫完酒飯，帖脫同著兩個客人，在院中閒遊散步，祇見一段破牆

下邊，放著一個瓦罐，這本是隨著舊房屋買得的。帖脫見了，便向兩個客人說道：

「二位請看！當日藏錢的那個瓦罐，就和牆下放著的瓦罐一個樣。」

兩個客人聽了，便說道：

「那麼，咱們看一看，裏邊有甚麼沒有？」

大家走過去一看，誰知那瓦罐裏放著三百塊錢，紋絲沒動，果然是當日那三百塊錢。大家看了，覺著非常的新奇，此刻木工正在院中鋸伐樹木，那棵樹上，有一個烏鴉舊巢，木工用長竿向上一觸，立刻落在地下。大家走過去一看，祇見那鴉巢的枝草中間，放著一個舊帽子，帖脫認得是自己的帽子，拾起

來一看，那帽子裏放著五百塊鈔票，一點也沒損壞。帖脫和人家看了，更覺新奇。帖脫除將原本八百塊還給兩個客人以外，並加了三倍的利息，一同交還。過了幾天，兩個客人辭別了帖脫，回家而去。帖脫把新房建築齊整，以後度日，竟贖了享福了。

第二 聰明的小孩兒

古時候，鄉下地方，住著一個老頭兒，和一個老婆兒。他們老夫婦二人，每天到夜間，必然做夢，並且做的是一樣的夢。他們夢見在煖爐裏，生了火之後，便聽見煖爐裏有一個人嚷道：「唸啲！好苦啊！唸啲！好苦啊！」他們兩個人，全是做這個夢。今天做這個夢，明天也做這個夢，因此他們夫婦二人，心裏非常的難過，又非常的害怕。老頭兒心裏著急，時常對鄰近的親友，

說他們做的夢，親友們聽了老頭兒的話，全想替他解說，但是解說的全不相合。有一天，有一個近鄰的人，對他說道：

「我聽說城裏有一個闊商人，名叫阿孫，他是一個極有智慧的人，你要是請他給你解說，他一定說的很對，你何不求他去呢？」

老頭兒聽了，覺著很是，他便收拾了一份行李，第二天就起程，尋訪阿孫去了。老頭兒住在鄉間，離著城很遠，所以他起程以後，走到天黑，還沒走到。老頭兒見天色已晚，不敢前進，便到一個人家去借宿。這個人家，祇有一個寡婦，帶著一個五歲的兒子度日。這個小孩兒，聰明伶俐，異乎尋常。他見老頭兒宿在他家，很是歡喜，他對老頭兒說道：

「老伯父！我知道您是往那裏去啣！」

老頭兒聽他說的很有趣，便向他問道：

「你知道我往那裏去？那麼，我是往那裏去的呢？你何妨說一說呢？」

小孩兒說道：

「您必是到城裏，尋訪阿孫，求他解夢去；我說的對不對？」

老頭兒聽了小孩兒的話，很覺奇怪，便問道：

「那阿孫能給我解夢嗎？」

小孩兒說道：

「他雖然能給您解夢，但是他一定向您要報酬。」

老頭兒問道：

「他向我要甚麼報酬呢？」

小孩兒說道：

「他必對你說，從您家的煖爐下邊，取出的東西，要分給他一半。」

老頭兒說道：

「我那煖爐下邊，除了爐灰以外，沒有甚麼好東西；他想法一半，我就分給他一半。」

小孩兒聽了，搖著小手兒，說道：

「不能分給他一半！若是分給他一半，未免太多了。他若是和您說的時候，您就對他說，分給他一半的一半！」

老頭兒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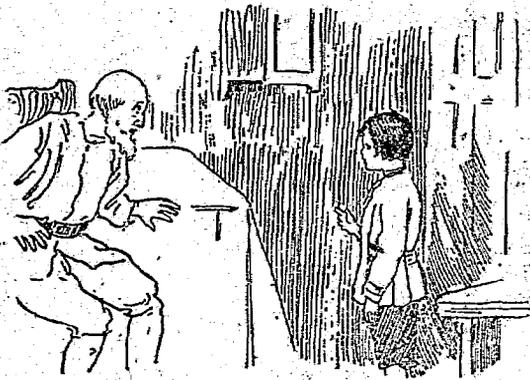
「好！他若是和我說的時候，我就照著你的話對他說，分給他一半的一半。」

小孩兒說道：

「他要是問這個主意，是誰告訴您的，您可千萬不要說是我告訴的呀！」

小孩兒說完，老頭兒也答應了。到了第二天，老頭兒到城裏去訪阿孫，阿孫把老頭兒，請到客廳裏，向老頭兒問道：

「老翁！你訪我有甚麼事呢？」



老頭兒說道：

「祇因我和我那老妻，每天做一樣的夢；今天特意來求你老先生，替我解說解說，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阿孫說道：

「你每天做的是甚麼夢呢？」

老頭兒說道：

「唉！老先生！說起這個夢來，很是奇怪。我每天夜裏，夢見在煖鑪裏生上火，就聽煖鑪裏有人嚷道：『滾啣！好苦啊！滾啣！好苦啊！』我不但一天做這個夢，並且每天做這個夢，不但我一個人做這個夢，連我那老妻也做這個夢。我們被這個夢攪擾的，實在是難過了，你老先生能替我解說嗎？」

阿孫聽了老頭兒的話，略微的想了一想，然後滿臉帶笑的說道：

「老翁！你做的夢，我可以替你解說，我管保替你解說以後，永遠不做這個夢了；但是你要送給我相當的報酬，你可願意麼？」

老頭兒說道：

「你想要甚麼報酬呢？」

阿孫說道：

「從你那煖爐下邊，取出來的東西，你必須送給我一半。」

老頭兒說道：

「一半太多了，我可以送給你一半的一半。」

阿孫說道：

「總是要一半的呀！」

老頭兒說道：

「不！還是一半的一半哪！」

兩個人商量了半天，最後商量定了，還是依著老頭兒，送一半的一半。阿孫立刻帶了四五個工人，拿著斧子，同老頭兒一塊兒起程，來到老頭兒的家中。阿孫指揮工人，把煖爐拆毀，並且把煖爐下邊的地板掀開，祇見地板下邊，有一個極深的地穴，那地穴裏滿滿蕩蕩，裝的全是金銀。阿孫對老頭兒說道：「老翁！你每天做的夢，就是這個緣故！大約不用我解說，你也明白了。」

老頭兒聽了阿孫的話，又看見滿穴的金銀，樂的他幾乎要發瘋。他連忙把所有的金銀取出來，分成四份，打算把一份送給阿孫。阿孫說道：

「老翁！你先等一等！我要問你，爲甚麼一定要送給我一半的一半，這個主意，是誰教導你的？」

老頭兒因爲那小孩兒曾經囑咐過，不教他說是小孩的主意，所以他對阿孫說道：

「分給你一半的一半，是我自己的主意！並沒有人教導我！」

阿孫聽了，搖著頭說道：

「瞎說！瞎說！你的腦子裏，斷乎沒有這樣的智慧，一定是

旁人教導你的老翁！你若把那個人對我說了，我連那一半的一半，全不要了，全份都歸你一個人，你想好不好？」

老頭兒聽了阿孫的話，心中思索了半天，一邊搔著頭，一邊說道：

「你既是一定問那個人，我告訴你就是了。你回家的時候，就從那裏經過。在大道旁邊，有一所草房，那裏住著一個寡婦，她有一個兒子，今年纔五歲，這個主意，就是那小孩兒對我說的喲！」

阿孫聽了，立刻把他帶來的工人，打發去了；然後和老頭兒告別，一直來到寡婦的門前，上前叩門。寡婦聽了叩門的聲音，便走了出來，向阿孫問道：

「客人是做甚麼的呀？」

阿孫說道：

「實在是對不起，我因爲行路，口渴不堪，打算求一杯茶喝，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寡婦聽了，便說道：

「那麼，就請進來罷！」

阿孫隨著寡婦走進來，在椅子上落坐。寡婦給他端過茶來，他向寡婦道謝，道完謝，便慢慢的喝茶。他一邊喝茶，一邊看著寡婦的兒子。正在這個當兒，忽然有一隻小雞，從院子走進屋裏來，咕咕咕，咕咕咕，叫喚了幾聲，又走出去了。阿孫聽了，便向那小孩兒說道：

「這小雞，叫喚的真好聽啊！牠說的是甚麼話，可惜我不懂得！」

小孩兒說道：

「牠說的話，您不懂得嗎？」

阿孫說道：

「我不懂牠的話，莫非你懂得麼？你若是懂得，何妨說給我聽聽呢？」

小孩兒說道：

「我雖然懂得牠的話，但是我不敢說；因為我說了以後，您必然發怒。」

阿孫說道：

「你祇管說！我決不發怒！你祇管說！」

小孩兒說道：

「您既是不發怒，我就說給您聽聽！那小雞說的是，您將來必然貧窮，您所有的家產，全都歸我所有，這就是牠說的。」

阿孫因為這小孩兒替老頭兒出主意，已經懷恨在心；現在他又說出小雞的話來，越發覺著可怕，因此心中想道：

「這個小孩子，太聰明了，比我聰明多了，他現在能敗壞我的事體，將來還要取得我的家產；若是把他留在世間，我一定要受他的害。我總要想一個方法，把他害了，要不然，我可就不得了啦！」

阿孫想了半天，忽然想出很毒的方法來了。他對那寡婦

說道：

「我有一件事，要和您商量！我看您的家業，很是貧寒，恐怕沒有錢供給您的孩子求學罷。我看這個小孩兒，非常聰明，要是不教他求學，那纔可惜呢！我非常的愛他，我求您把這小孩兒給我！我拿他當親生的兒子養活著，我可以供給他求學。他到我家裏，比您自己養活著享福多了，並且他還可以承受我的家產；據我想，這樣辦法，是再好沒有的了。可不知道您願意不願意？」

寡婦聽了阿孫的話，很是歡喜。她以為她的兒子，從此以後，便可以求學，又可以享福，所以她就應允了。阿孫見寡婦應允，立刻就要把小孩兒帶走。寡婦雖然捨不得，但是希望兒子

享福，也是無法。她便和她的兒子接吻，又囑咐了許多的話。這小孩兒，已經知道阿孫不懷好意；但是他並不說破，別了母親，隨著阿孫就走了。

阿孫把小孩兒帶到家中，安置在一個廚房裏；隨後把廚役叫過來，對他說道：

『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務必替我辦來！我不是放在廚房一個小孩兒嗎？你把他殺了，取出他的心肝，給我做一碗羹湯！到早飯的時候，我就要喫，你趕緊給我做去！』

廚役聽了主人的話，不敢違背，一聲也沒言語，回到廚房，取出一把宰羊的刀來，放在石頭上去磨。小孩兒看見廚役磨刀，心中已然明白，便一邊流著淚，一邊向廚役說道：

「叔父啊！您磨刀做甚麼呀？」

廚役說道：

「我磨刀爲的是宰山羊，給你做好菜喫！」

小孩兒說道：

「叔父啊！您說的是謊話喲！我已經明白了，您是要殺我喲！」

廚役聽了小孩兒的話，他手裏拿著刀，不知不覺的，就落在地下了。他心中想道：

「唉！這件事，倒教我爲難了。他已經明白了，我怎麼能殺他呢？倘若把他殺了，將來是要做祟的，豈不很可怕嗎？這可怎麼好呢？」

廚役想了半天，沒有法子，便對小孩兒說道：

「小孩兒！並不是我要殺你！這是主人吩咐的，我也沒有法子喲！」

小孩兒說道：

「這是主人吩咐的麼？我想您可別做那樣的惡事呀！」

廚役說道：

「我何嘗願意做惡事，你想想！我要是不殺你，我用甚麼給主人做羹湯呢？」

小孩兒說道：

「您如果肯救我，您就用狗的心肝，做一碗羹湯，也可以朦混過去了。」

廚役一想，很覺有理，便宰了一條狗，取出心肝來，做了羹湯，給阿孫端了上去，居然把阿孫瞞過去了。廚役見這小孩兒很可愛，他便偷偷的，把他帶到自己的家中，養活去了。

有一天，阿孫正在家中，忽然國王派一個官員，來呼喚他，立刻去見國王。阿孫也不知道國王呼喚他，是因為甚麼事體；他便隨著官員，到王宮裏，去見國王。國王對阿孫說道：

「你來的很好，我聽說你能解夢，這話是真的麼？」

阿孫說道：

「是真的！不論誰做的夢，我全能解說！」

國王說道：

「很好！很好！我在近兩三個月以來，每夜做夢，全是一樣。」

我夢見住房裏面，擺設著一個金盤子，金盤子裏面，有一個潔白的雞蛋，盤旋轉動，却不能磕傷；我每天夜裏，必做這個夢，你給我解說解說罷！」

阿孫聽了國王的話，心中思索了半天，始終不知道怎樣解說好。他心裏越思索，越沒有主意，立刻急的他滿臉流汗，遲延了半天，纔說道：

「國王的夢，和尋常人的夢不同，我不能立刻解說，必須細細思索，纔可以解說呢！」

國王聽了，心裏很不歡喜，便說道：

「那麼，給你三天限罷！在這三天裏面，總能思索成功了罷？」

阿孫說道：

「有三天的工夫，足夠用的了。」

國王說道：

「滿了三天限，一定能解說嗎？」

阿孫說道：

「一定能解說！一定能解說！」

國王說道：

「好過了三天，你再到這裏來！倘若到那個時候，還不能

解說，我一定要懲罰你！——一定要沒收你的家產！你可要記住了！」

阿孫聽了國王的話，嚇的他面如土色，他戰戰兢兢的，別

了國王，回家去了。阿孫到了家，他的家中人，全迎接他；這個說道：

「老爺！您回來啦！」

那個說道：

「您回來啦？老爺！」

他的家屬和僕人們，全來奉承他；誰知他心中著急，見人奉承他，更覺著有氣；向這個叱兩聲，向那個罵一陣，他看見廚役，尤其有氣，對廚役說道：

「你這可惡的東西！我帶回一個小孩兒來，你爲甚麼，把他殺了？你爲甚麼，把他殺了？那時候你若是不殺他，我現在很有用他的地方喲！」

他對著廚役，大叱一陣，嚇得廚役，渾身打戰；他知道主人，此刻後悔了，他便把用狗的心肝，代替小孩兒的心肝，以及把小孩兒帶到自己家中養活的話，對阿孫說了。阿孫一聽，立刻面帶笑容，說道：

「哦！你沒殺他呀？很好！很好！你趕快把他叫來！」

廚役聽了主人的吩咐，連忙跑到自己家中，把小孩兒帶來。阿孫見了小孩兒，滿心歡喜，對小孩兒說道：

「你這小孩兒，是一個又聰明又良善的小孩兒喲！我做了一個夢，你替我解說解說！你若是解說對了，我還獎賞你呢！你不論歡喜甚麼，我都能給你買來，當做獎賞。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的住房裏，擺設著一個金盤子，那金盤子裏面，有一個

很白淨的雞蛋，那雞蛋，來回的轉動，却磕不傷。你想我這夢，何等的好有趣，你能解說嗎？」

小孩兒聽了，笑道：

「您太狡猾了！您太狡猾了！這個夢，是您做的夢嗎？這是國王做的夢喲！」

阿孫聽了小孩兒的話，不由得喫了一驚。他知道不能隱瞞，祇好從實說了罷。他便對小孩兒說道：

「你真是聰明啊！這夢確是國王的夢，你解說我聽聽罷！」小孩兒說道：

「我雖然能解說，但是不能對著您解說，我見了國王，纔能解說呢！」

阿孫見小孩兒在他面前，不肯解說，他也沒有法子。到了第三天，他便帶著小孩兒，去見國王。他把小孩兒安置在宮門外邊，他先進宮去，謁見國王。國王見阿孫來了，便問道：

「阿孫！你來了嗎？你來的很好！我做的夢，你究竟能解說不能啊？」

阿孫說道：

「國王做的夢，是極容易解說的，不必用我解說，我家裏的小孩子，就能解說啲！國王若是願意，我就把小孩兒帶來，給國王解說解說。」

國王因為沒有王子，所以最歡喜小孩兒，他聽說小孩兒，便覺有趣，於是對阿孫說道：

「很好！很好！你就把小孩兒，帶進來罷！」

阿孫聽了，立刻把小孩兒，帶到國王面前。國王見了小孩兒，便把自已做的夢，對他說了一遍，教他解說。小孩兒聽了，對國王說道：

「請國王先教阿孫解說罷！我若是先說了，他便說他也是這個主意，我知道他是專好取巧的，請國王先教他解說罷！」

國王聽了小孩兒的話，覺著有理，便對阿孫說道：



「你既說我的夢，是極容易解說的，你就先解說罷！」

阿孫一聽，立刻閉口無言，嚇的他面色改變，不住的打戰，他不由自己，跪在地下說道：

「國王啊！我實在不會解說呀！」

國王見阿孫已經自己招認，便又教小孩兒解說。小孩兒一見，便從從容容的說道：

「國王夢見金盤子裏有潔白的雞蛋，這是王妃要生王子，這王子是白玉那樣的可愛，來回轉動，不能磕傷，這是王子無災無病的，便能長大了。國王做的夢，是一個極可喜的夢啊！」

國王聽了小孩兒的話，非常歡喜，立刻給了他許多的獎賞，等了一會兒，那王妃果然生了王子了。國王見小孩兒解說

的很靈驗，又因爲阿孫詭詐多端，立刻吩咐把阿孫的全分的家產一律沒收，賞給小孩兒管領，從此以後，阿孫就貧窮了，阿孫的家產，果然歸了小孩兒了。那小雞兒說的話，真應驗了。

第三 白狐

在深山裏邊，住著一個獵師；這個獵師，名叫克几馬。他生來的性情，又溫和，又正直，是一個極好的人。他單獨一個人，在山中度日。說起他的家產來，祇有他現住的小房一間；論起他的朋友來，祇有一隻公雞，五隻母雞罷了。

在這個山裏，住著一個白狐，非常的聰明，又非常的狡猾。牠時常跑到克几馬的家裏來。有一天，克几馬出去打獵，到晚上回家一看，五隻母雞裏面，缺少了一隻，祇賸四隻母雞了。克

克几馬看了，心中想道：

「這母雞裏面，怎麼缺少一隻呢，莫非被鳶鳥抓去了麼？」
克几馬想罷，也是無可如何。到了第二天，又去出門打獵，
走在中途，祇見那白狐，正從對面跑來。白狐向克几馬問道：

「克几馬先生！您往那裏去呀？」

克几馬說道：

「我打獵去。」

白狐說道：

「打獵去麼？可要小心哪！」

白狐說完，見克几馬去遠了，牠乘這個時候，跑到克几馬的家中，又嗅了一隻母雞，嗅完就跑了。克几馬回來，一查點母

雞，又缺少了一隻。他想了一想，然後自言自語的說道：

「哦！我的母雞，大約是被白狐偷著喫了罷。」

到了第二天，克几馬臨出門的時候，他恐怕白狐又來偷他的雞，所以把門關的十分堅固。把門關妥當了，然後起身。他在中途，又遇見那白狐了。白狐向他問道：

「克几馬先生！您往那裏去呀？」

克几馬說道：

「我打獵去喇！」

白狐說道：

「哦！您打獵去麼？」

白狐說完，等克几馬走過去，牠便急急忙忙，又向克几馬

的家中跑了去了。克几馬走了幾步，回頭一看，祇見白狐向自己的家中跑去，便說道：

『這個畜生啊！今天我可要查看查看啦！』

克几馬說完，便在白狐的後邊，往回行走。那白狐到了克几馬的門前，祇見那門關的非常堅固，沒有法子進去。牠便在小房的周圍，來回的旋繞。牠一邊走著，一邊想法子。克几馬在牠後邊看著，小聲說道：

『我把門關的那麼嚴緊，你還想進去麼？』

克几馬正這樣說著，那白狐已經想定主意了。牠想的是甚麼主意呢？牠知道房上的煙突，是和房裏相通的，牠打算從煙突鑽進去。牠想定了主意，便跳在房上，把腦袋伸在煙突口。

裏，用著力往裏鑽。克几馬一見，連忙爬上房去。此刻白狐剛進去一個腦袋，牠的咽喉，正對著煙突口。克几馬看了，便用手抓住牠的脖子，用力在煙突上一按，口中說道：

「你這討厭的賊呀！今天是不能饒你的了！非要你的命不成啊！」

克几馬說完，又用力一按，按的那白狐，不能出氣；牠一邊支撐，一邊說道：

「饒……饒……饒了我罷！您若是肯饒了我的命，我能教您大富大貴啣！」

牠一邊央求，一邊哭。那克几馬不由得要憐憫牠，便鬆了手。那白狐見克几馬饒了牠，連忙從煙突裏退出來，向克几馬

說道

「您是一個善人！您既是饒了我的性命，我一定教您大富大貴；但是您先要給我一隻雞喫。」

克儿馬聽了牠的話，並不猶疑，便挑選了一隻極肥的母雞，替牠宰了。牠喫完一隻母雞，牠的肚子，立刻就脹起來了。當時別了克儿馬，直向國王的樹林子跑去。牠跑到樹林子裏邊，便肚子向天，脊背向地，臥在草地上。正在這個時候，來了一個狼，向白狐問道：

「狐哥！狐哥！你在那裏喫的這麼飽！你喫的肚子都脹啦！」
白狐說道：

「今天是國王請客，我所以喫的很飽。狼哥！你怎麼不知

道啊！國王沒請你嗎？那可對不起你呀！所有的走獸全請啦，虎豹牛羊，以至老鼠，全都去啦，你怎麼沒去呢？」

狼聽了白狐的話，信以為真，饞的牠非常難過，牠對白狐說道：

「國王真是請客嗎？如果是這樣，我求你帶我去一趟罷！」

白狐說道：

「我帶你去却可以，但是你一個人，太不好看了；總是湊成一大羣，要有一千個，纔好看一點。狼哥！你就把你們同類的，聚集一千個罷！」



狼貪喫心盛，牠果然湊足了一千個狼。白狐看了一眼，便把牠們帶到王宮去了。白狐對國王說道：

「克儿馬大臣捉了一千個狼，派我給國王送來，求國王收了罷！」

國王聽了，滿心歡喜，立刻派人把一千個狼，全數收下，放在狼圈裏去了。白狐辦完這件事，跑到克儿馬家中，又向克儿馬要了一隻母雞喫，牠的肚子又脹起來了。牠還是跑到國王的樹林子裏，仰面臥在草地上。這個時候，來了一個熊，向白狐問道：

「狐哥！狐哥！你喫的好飽啊！你在甚麼地方，喫的肚子全脹啦？」

白狐說道：

「我是在國王那裏喫的啣！今天國王請客，請的客真多呀！不論是甚麼獸類，全都請到了，難道沒請你嗎？」

熊聽了白狐的話，一邊用舌頭舐著嘴，一邊說道：

「啊！狐哥！我很想赴國王的宴會，你能帶我去嗎？」

白狐說道：

「我雖然能帶你去，但是你必須湊一千個朋友，纔能去呢！」

熊說道：

「甚嗎？湊一千個朋友？」

白狐說道：

「不錯！不錯！必須要湊一千個朋友，要是你一個人去，便不值得預備酒席；因為國王那裏，不能爲一個人費許多的事；倘若聚集一千朋友，結成一大羣，國王看見，不定怎麼歡喜呢！」

熊聽了白狐的話，覺著很有理，連忙聚了一千個熊來。白狐便率領著牠們，到王宮去了。白狐對國王說道：

「我現在帶了一千個熊來，這是克儿馬大臣送給國王的，請國王收下罷！」

國王一看，滿心歡喜，立刻派人將熊收下，把牠們全監在熊圈裏去了。白狐送完了熊，依舊回到克儿馬家中，牠說還要喫一隻母雞。克儿馬聽了，並不吝惜，把最後的一隻母雞，給牠宰了。牠喫了母雞，肚子又脹起來了。牠還是跑到國王的樹林

子裏面，向著天躺在那裏，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公貉和一個母貉，牠們是夫婦，因為肚子飢餓，跑到這裏，尋找食物。牠們見白狐鼓一鼓的大肚子，不知牠喫過甚麼好東西了，便向牠問道：

「狐哥！你的肚子，怎麼這樣大呀？你在甚麼地方，喫過好東西啦？」

白狐說道：

「今天真是喫過好東西了！祇因國王請客，把所有的走獸，全請去了，賓客又多，酒席又好，你們爲甚麼不去呢？」

公貉母貉，聽說國王請客，非常高興，一齊向白狐說道：

「哦！國王請客呀？怎麼沒請我們呢？真是奇怪！狐哥！你可

以帶我們去嗎？我們白看看，也是有趣的呀！」

白狐說道：

「我可以帶你們去，但是總要結成大羣，至少也要湊一千個夥伴；你們如果能聚集一千個夥伴，我就帶你們去。」

公貉母貉，貪喫心切，果然聚集了一千個貉，全隨著白狐，到王宮去了。白狐對國王說道：

「克儿馬大臣又捉了一千個貉，派我給國王送來，求國王收下罷！」

「國王見克儿馬屢次送貴重的禮物，心想這位克儿馬大臣，一定是闊綽極了。國王想罷，便把一千個貉收下。白狐見國王收了，便高高興興的去了。國王等白狐去了以後，便派人

把克儿馬送來的獸類，全都殺了，剝下皮來，預備著隨時使用。到了第二天，白狐又到國王那裏去了，對國王說道：

『我是克儿馬大臣派來的使者，要向國王借一個斗用；祇因克儿馬家裏的金錢銀錢甚多，打算用斗量一量，偏巧家裏的斗，都裝滿了金錢，騰不下來，所以派我來向國王借一個。』

國王聽了白狐的話，非常的驚奇，他心中想道：

『這克儿馬大臣，怎麼這樣闊呀？金錢銀錢，都要用斗量啊！這纔是真闊呢！』

國王想罷，立刻叫人取一個斗來，交給白狐帶回。白狐把斗拿回來，對克儿馬說道：

「克几馬先生！您受一點累罷！您拿這斗去量砂子去，必須來回的量，總要把斗箍都磨亮了。」

克几馬不知道白狐是何用意，也不問牠，便接過斗來，去量砂子。量了一天，果然把斗箍全磨亮了。白狐看了，滿心歡喜，又取了幾個小銀錢，故意塞在斗角上，表示真量過銀錢來著。白狐預備妥當，連忙跑到國王面前，將斗交還。國王看那斗箍全都磨的非常光亮，知道確是用牠去量銀錢，又看見斗角上塞着的小銀錢，越發的相信了。此刻國王的心裏，以為克几馬大臣，是一個極闊極闊的人了。白狐已經看出國王的心意來了，牠便乘機說道：

「國王啊！現在國中最闊的人，除了國王以外，克几馬大

臣算是第一了。我想公主，若是嫁給克几馬大臣，那纔享福呢！國王若是願意，我可以說合呀！」

白狐說這話的時候，大模大樣的，很像是闊人的管家一般。國王看牠的態度，聽牠的言語，十分相信，便對牠說道：

「把公主嫁與克几馬大臣，這件事很好，你趕緊回去，通知他，教他進宮來罷！」

白狐聽了，連忙跑到克几馬家中，對克几馬說道：

「恭喜！恭喜！大富大貴，就在目前了。現在國王叫您呢！您趕快見國王去罷！」

克几馬說道：

「我身上穿著這樣的破衣服，怎麼見國王啊？」

白狐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已經替您籌備妥了，您就跟我去罷！」
克儿馬深信白狐，便跟著白狐去了。白狐帶領著克儿馬走到宮門外的御河橋上，牠一推克儿馬，撲通一聲，就掉在御河裏了。白狐連忙嚷道：

「救人哪！救人哪！克儿馬大臣，掉在御河裏啦！」

白狐拼著命喊嚷，國王在宮中，已經聽見了。連忙派了許多的侍臣，前去撈救，把克儿馬從河裏救了上來。國王又派人送一套華美的衣服來，給克儿馬穿上。克儿馬穿上華美的衣服，居然像一位大臣了。國王一見，滿心歡喜，便定了一個日期，教公主同克儿馬在宮中結婚。從此以後，克儿馬便是國王的

女婿，公主的丈夫了。

克几馬在宮中住了一兩個星期之久，有一天，國王對克几馬說道：

「我聽說你的家中，非常闊綽，我打算帶領著你們夫婦，到你的家裏，住些日子，咱們今天就起程罷！」

國王說罷，克几馬非常著急，因為他在深山裏，祇有一間小房，怎麼能教國王和公主看呢？白狐在旁邊，已經看出克几馬爲難的情形，連忙走過來說道：

「國王既要到大臣宅裏去，這是再好沒有的了，我在前邊引路罷。」

國王說道：

「很好！很好！你就在前邊引路罷！」

國王說罷，立刻吩咐預備馬車。國王、公主、克几馬，一同上了馬車，聽著白狐指引道路，向前行走。白狐乘那馬車慢慢行走之際，牠便跑到前途去了。牠走到一個牧場，在那牧場上，有無數的羊。牠看了，便跑過去，向牧羊人問道：

「借光！借光！這個牧場是誰家的呀？」

牧羊人說道：

「這個牧場，是米蘭王的。」

白狐聽了，故意作出驚慌的樣子來，搖著手說道：

「可別這樣說呀！可別這樣說呀！若是有人問你們，你們就說，這牧場是克几馬大臣的。祇因雷神大王，同著火燄王妃，

坐著馬車，從這裏經過。他要是問你們，你們就說是克凡馬大臣的。這是一件要緊的事體呀！你們若是不這樣說，那雷神大王，和火燄王妃一發怒，就把你們和你們的羊，全燒死啦！你們可要记住了啊！」

牧羊人聽了，全都非常的害怕，對白狐說道：

「謝謝你！謝謝你！幸而你預先告訴我們了，我們照著你囑咐的話說就是了！」

白狐又往前走，走到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有無數的豬，白狐看了，便走過去，向牧豬人說道：



「借光！借光！這個牧場，是誰家的呀？」

牧豬人說道：

「這牧場是米蘭王的。」

白狐聽了，又作喫驚的樣子，搖著手說道：

「別這樣說呀！別這樣說呀！我實對你們說！雷神大王，和火燄王妃，坐著馬車，快走到這裏了。他要是問你們，你們就說，這牧場是克儿馬大臣的。你們要是不照我囑咐的話說，那雷神大王，和火燄王妃，一定發怒，倘若一發怒，就把你們燒死，把你們的豬也燒死了啊！危險的很哪！」

牧豬人聽了，也都害怕了，一齊對白狐說道：

「有勞你了！有勞你了！如若有人問我們的時候，我們就

說是克儿馬大臣的。」

白狐又向前走，又遇著幾處牧場，有放牛的牧場，有放馬的牧場，有放駱駝的牧場。白狐每走到一處牧場，便對著牧人囑咐一番；所說的話，大致和前邊說的一樣。這些牧人，也全應允照著牠的話說了。

白狐過了幾處牧場，漸漸的來到米蘭王的宮殿了。白狐一看，好壯麗的一座宮殿哪！全部都是用大理石造成的。白狐看罷，心中思索了一番，然後向宮殿一邊走著，一邊嚷道：

「哎呀！可不好啦！哎呀！可不好啦！」

米蘭王正在宮中，聽見白狐吵嚷，不知道因為甚麼事體，連忙走出來，向白狐問道：

「你嚷甚麼呀？甚麼不好啦！」

白狐見米蘭王一問，牠更作出驚慌的樣子來，假裝喘著氣，說道：

「哎呀！可不好啦！哎呀！可不好啦！大難到啦！趕快的避難罷！」

米蘭王聽了，不由得心驚，連忙問道：

「甚麼大難哪？你快說！你快說！」

白狐見米蘭王害怕了，牠越發的遲延不說，牠故意的喘氣，彷彿急的牠說不出來似的，牠喘了半天氣，然後說道：

「喲！這可是大難哪！祇因雷神大王，和火燄王妃來啦！他們走到那裏，燒到那裏，一路亂燒，把豬羊牛馬，以及駱駝，全

都燒了，把我也燒在火場裏了。我心裏惦念國王，所以拼著命，從煙火裏衝出來，跑到這裏，給您送信。咳，您趕快的避難罷！眼看著就要燒到宮殿來了！」

米蘭王聽了，把臉也嚇的變了色了。戰戰兢兢的，說道：

「哦！哦！原來如此呀？這個可怎麼好呢？我藏在那裏呢？」

白狐見了米蘭王害怕的樣子，真是又可笑又可憐。牠到了此刻，覺著米蘭王淨賸可憐了，牠很想對他說了實話；隨後又一想，倘若說了實話，以前用的心機，全算白費了。白狐躊躇了半天，最後還是硬著心腸，對米蘭王說道：

「國王啊！國王啊！您不要害怕！我看院中，有一棵大樅樹，在樹本上，有一個大空洞；您就藏在那裏去罷！您若是藏在那

裏，我想那雷神大王，和火燄王妃，大約燒不到那裏罷。」

米蘭王聽了白狐的話，覺著很是，他果然藏在大櫟樹的空洞裏去了。

現在把白狐這一邊，暫且擱起，再說國王公主同克几馬，坐著馬車，向前行走，漸漸的走到一塊草地，就是那放羊的牧場。公主見牧場上有無數的羊，便向牧人問道：

「這牧場是誰家的呀？」

牧人因爲受了白狐的欺騙，以爲馬車上坐的，就是雷神大王，和火燄王妃呢，所以他們不加思索，便說道：

「這是克几馬大臣的。」

公主聽了，很覺滿意，國王尤其歡喜，便對克几馬說道：

「啊！你有這麼多的羊哪？真闊！真闊！」

國王一邊讚美克几馬，一邊又催著馬車，向前行走。走來走去，又走到一個大牧場，公主見牧場上，有無數的豬，便向牧人問道：

「這牧場是誰家的呀？」

這裏的牧人，也是因為受了白狐的欺騙，所以也不加思索，立刻說道：

「這是克几馬大臣的。」

公主聽了，更覺滿意，國王見克几馬如此的闊，便說道：

「啊！你還有這麼多的豬哪？好闊！好闊！」

國王說完，又催著馬車，向前行走。一路之上，又經過放牛

的牧場，放馬的牧場，放駱駝的牧場。公主每到一處，必要詢問是誰家的；所有的牧人，全都回答是克几馬大臣的。因此公主和國王，全是非常的歡喜，克几馬也覺著奇怪。走來走去，走到米蘭王宮了。公主國王，見這王宮，全是用大理石造成的，非常壯麗，心中很是羨慕。正在這個時候，祇見白狐，立在車前，說道：『現在到了克几馬大臣的府第了，請下車罷！』

國王聽了，更覺著羨慕了。當時大家下車，一同走進來，在一個大廳裏落坐。立刻大擺筵宴，終日飲酒聽歌，非常快活。如此一天，兩天，三天，漸漸的經過一個星期了。克几馬在沒有人的屋子裏，向白狐詢問這宮殿來由，白狐便把以前的事，一一說了。他們到大檉樹的空洞裏一看，祇見那米蘭王已經餓死

了。從此以後，克几馬便做了國王，住在這裏，享福度日。所有米蘭王的牧場，也全歸了克几馬，真是大富大貴了。克几馬得著這一場富貴，全是白狐的力量，所以克几馬每天宰一隻雞，給白狐喫，永遠不斷，這就是克几馬給白狐的報酬了。



看呀！
何等活潑，何等可愛呵！
我們應當怎樣培養他們的
感情？增進他們的知識？
改善他們的習慣？
兒童世界不是引導兒童的
明燈嗎？

內容有詩歌，童話，故事，
戲劇，小說，等等。有
文字，有圖畫，用彩色印
刷，更是美麗。越早投合
兒童的愛好，越能使兒童
接近。小學二三年的兒童
，即能自讀。

定價每册六分

預 一卷十三册 七角
半年廿六册 一元零券
定 全年五十二册 二元五角

郵費每册半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兒童理科叢書

這部理科叢書，是將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歷史，沿革，及發明家的軼事等等。能使兒童在閱看極有趣味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常識。非但可作兒童的消閒書。學校中作為補助課本，亦最合宜。茲將書名列下。

一 火柴
二 火爐
三 燈
四 鐘
五 蒸氣機
六 船
七 車
八 火車
九 電報
十 電話

十一 無線電報
十二 飛行機
十三 潛水艇
十四 顯微鏡
十五 望遠鏡
十六 攝影術
十七 留聲機
十八 活動影戲
十九 電上
二十 電下

每種一册五分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

文學研究會叢書

梅脫靈戲曲集

▲一册 五角五分

湯澄波譯 梅脫靈為現代比
利時的最大作家湯君把他的
著名象徵劇四篇「闖入者」「
羣盲」「七公主」及「丁泰琪
之死」介紹我們各劇的寓意
在譯者導言上都說得很明白
譯筆亦極流利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630)

Russian Children's Tal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初版

俄國童話集六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大興唐小圃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後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秦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州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州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五六二九陸

57

002696

